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二十五、觸目驚心，孤身探奇險

旺子人雖起立，雙手反綁尚還未解，又知少年兄妹不會再來，想起老賊行時曾說，東西兩夾弄均可隨意走動：如往東夾壁看過，知道厲害，可往西夾壁另一石室等候，只肯明言，沒有虛假，肯助他為雙方解此仇怨，便可無事。否則，他也無能為力等語。

本來還想乘機探詢，後見老賊目蘊凶光，滿面笑容中暗藏獠牙，知其老奸巨猾，多言無益，回憶師父所說言多必敗之言，連理也未理，便聽其自去。略一定神，仔細尋思，越想越覺對方師徒三人神情詭秘，各有用心，就這石牢暗影幢幢，殘燄無光，陰風慘慘，悲聲淒厲，已是人間地獄。

東夾壁的慘嗥悲聲時斷時續，這先後許多被害的人更不知如何慘法，不禁勾動好奇之想，心又激於義憤，立時縱起，試探著由東夾弄穿過，往隔壁一間地牢中走去。

賊巢地底洞穴十分奇特，這類大小石室本多，上下曲折迴環，高低不等，並有些長短甬道交錯如織，形勢本就詭異，再經主人多年匠心，利用天然形勢改造，越發詭異奇特。地又廣大，共有好幾條出口，前後相隔竟達三四里路，最深之處離洞上地面也有好幾十丈，機關埋伏到處都是。

主人所居中部一帶陳設富麗豪華，便王侯之家也無此講究。至於被害人所居地牢卻比想像中的九幽地獄還要顯得殘酷淒厲，凶慘怖人，加以隱藏地底最深之處，上下四外歧徑縱橫，密如蛛網，人落其中好似入了迷宮，便由囚處石牢冒著奇險破壁而出，也如凍蠅穿窗一般，休想逃得出去。

只要走出牢外不遠，必將機關觸動，賊黨立時警覺，上來並不將人擒回，任其心寒膽戰，拚性命在那各條甬道歧徑之中往來亂竄，不時做些怪相，虛聲恐嚇，等把逃人盡情戲侮，捉弄個夠，對方人已饑疲交加，力竭倒地，然後派上一人擒往行刑之處，加以慘殺，真比魔鬼還要殘忍。

東夾弄這間地牢雖只一牆之隔，但是石壁堅厚，上面只有一些洞眼和老賊用來傳聲的機關。旺子行時手雖背綁，不曾解開，但因少女綁時手下留情，旺子又在暗中繃勁，身上綁繩已被少年解去，稍微伸縮便可脫出。想起少女幾次連打手勢，深知仇敵陰險狡詐，必有陰謀毒計。

因其上來驕狂自恃，以為敵人一落他手決難脫身，又迷戀少女美色，只顧說笑，不曾留意，連身邊兵器也未被搜去。他既令我往東隔壁石牢中觀看，也許藏在暗中窺探，反正此時雙手並無用處，樂得假裝老實，使其輕視到底，一遇機會便破壁飛去，以免一時疏忽，被其看破，逃走更難。主意打定，便往前走。

見那東夾弄比西夾弄寬出好些，緊靠內壁只得一人多高，深約三四丈，才到盡頭小洞。剛一走進，便覺冷氣森森，陰風撲面，中間並雜一股接一股的血腥之氣。洞中到處黑暗，除初被擒時所經那幾間洞室壁數錦幕，地設絨氈，華燈如畫，溫暖如春，到處光明華麗而外，入地越深，景越幽暗。

每隔一二十步，洞頂必有一盞油燈下懸，光雖不亮，看去還能辨路。深入下層以後，室外偌大一片地道，共只一盞昏燈，連人面目都看不出。室中燈光稍明，也極昏慘。先見東西兩夾弄都是那麼黑暗，以為內裡沒有燈亮。走進丈許，才看出前面暗影中鬼火也似懸著一盞昏燈，殘燄爍爍，昏芒映壁，襯得景物越發陰森，已令人生出恐怖之感。再走到燈下一看，微光照處，壁上還有好些血跡不曾乾透，料知不久以前必有被害人帶了重傷由此經過，想是受人鞭打，撲向壁上，染此一片血跡。當時義憤填膺，決計逃出之後，無論如何艱難費力，也必尋到各位師長，同來除此大害。

心中尋思，前途已到盡頭石壁，地勢也加寬出好些，右側壁上突現一洞，大只數尺，身材稍高的人便須俯身而入。探頭一看，上面沒有多高便是洞頂，下面卻是黑沉沉的腥穢之氣越發濃厚，撲鼻難聞，中人欲嘔。燈光卻有不少，深懸洞底，和鬼火一樣，陰風陣陣，冷氣侵肌，這五六點殘燄燈光已成了慘綠色，在暗影中欲滅還明，不住閃動，底下只是大片沉沉陰黑，什麼也看不出。

先不知那洞上下兩層，各有淒厲之境，只當被害的人是在洞底，看出洞口內似有一條形似石級的斜坡，只是看不到底，暗付：憑我眼力雖不能暗中視物，稍有微光也可看出，下面燈雖不亮，也有好幾盞，怎會看不到底？念頭一轉，立生戒心，並不往下急走，自家沉穩心神，一步一步試探著走了下去。

下約丈許，忽又聽到慘叫，似由對面傳來，相隔雖不甚近，聽出人在上面，決非地底，可是除那天然石級之外並無實地。地底上下相隔甚深，離那昏燈尚遠，心疑被害人弔在洞頂上面，有心發話探詢，又恐對頭聽去，彼此不利，欲言又止。正在邊想邊往下走，所行石級本是一條不規則的天然斜坡，上下略有一些層次，與台階相仿，高低寬仄並不一律，最厭之處只容一人走過，如非旺子心細機警，已有兩次幾乎失足下墜。

這時走約三丈來遠，斜坡由陡轉平，漸漸看出那是一片峭壁上面的平崖，靠內一面宛如刀削，靠外一面便是洞底，到底多深始終看它不出。旺子走下不遠，試出寬仄陡平不等以後便貼壁而行，兩次想將雙手脫出，均恐少時不能還原，欲發又止，一心一意專防外面仄處，每次均將前腳踏穩，試出前面實地，方始過去，走得較慢。

到了平地上面，看出那是一片崖頂。暗付：這座地牢又大又深，除卻這條斜坡石級，並無道路，如何走了這長一段，還看不出地面影子？照此走法，要走多遠才能到底，莫非另外還有什麼路不成？心正尋思，忽又聽一聲慘號之聲，這次竟由頭上傳來，分明人在洞頂被困，不知受何慘酷，這等悲苦。

這樣高的洞頂，光景又極黑暗，如何將人弔上，便賊黨自己人也無法上下，莫非把人弔將上去便聽其自死，不再過問不成？走著走著，心神一分，左腳一虛，幾乎踏空墜落下去，百忙中試出崖頂業已走完，到了盡頭危崖邊上，不是身法靈巧，往前伸腳時身未前傾，早已踏空下墜。心中一驚，慌不迭往後便退。

腳還不曾立穩，忽聽下面咻咻氣喘之聲，甚是粗猛，方疑不是人類，猛瞥見離崖三數丈暗影中有兩團藍光閃動，目光到處，跟著又有同樣大小的金藍光華相繼出現，在下面飛馳而來。剛看出那是猛獸凶睛，忽聽震天價一聲厲吼，隨聽虎豹吼哮之聲四起，空洞回音震得兩耳嗡嗡，甚是驚人。

黑暗之中不知地勢虛實，心裡一急，一面後退，一面把手一縮，脫去身後綁繩。那些猛獸少說也有五六隻，想是發現上面有人，動了饞癮，一同飛馳過來，轉眼便向崖前撲到，朝上怒吼，一對對其亮如炬的凶睛隨同縱躍之勢宛如星丸跳擲，在崖前腳底此起彼落，飛舞不停，頓成奇觀。

旺子雖看出上下相隔大高，獸群縱不上來，照此情勢，下面決無人可存留，方才慘號之聲又由頭上傳來，可見被害人另有地方，不在洞底，否則駝背老賊也不會那樣說法。但是路只一條，又無別的洞口，怎會看不出來？身邊燈筒放在鏢囊之中，被馬帶走，急切間無計可施。下面惡獸似已餓極，急於攫人而噬，吼嘯之聲越發猛厲，恐驚仇敵，便將一手握住腰間鈎連槍柄，一手扶壁，往上退回。

正留神察聽上面悲叫來路，人已退回一多半，走到初下來的寬長石級之上。因是耳目並用，始終貼壁而行，雖到寬處，仍未離開那片石壁。正走之間，左手忽然摸到一物，彷彿軟膩膩的，心中一驚。試探著再用手仔細一摸，竟是一隻人耳，好似新近黏在壁上，還未硬透，不禁又驚又怒。

剛剛鬆手，一不留神，腳底又踏著一團韌而且圓、蛇鱗也似之物，因覺腳踏上去並無反應，離開上面來路業已不遠，洞口昏燈斜照中，低頭定睛一看，那東西只有一尺多長，用腳一撥，也未動彈。拿起再看，乃是一隻人手，還帶著大半截斷時。因在隆冬之

際，不易腐爛，斷碎血肉均已凍凝，不知何故被人斬落，五個手指倒有四個斷去一截，好似被火燒焦神氣。

被害人生前受盡酷毒，臨死還將他臂膀斬斷，下面養有虎豹等猛獸，必是將人殘殺，斬成數段，拋將下去，喂那惡獸，黑暗中不曾看清，沒有拋完，留下一條手臂在此。正在咬牙切齒咒罵惡賊殘忍，隱聞斜對面有人慘哼，並有鐵鏈曳地，在山石上緩緩磨擦響動之聲，比方才初下來時所聞要近得多，分明洞是兩層，被害人囚禁之處是在上面，另有道路可以前往，為了光景黑暗，看不出來。

這時，下面獸吼已漸停止。旺子膽大心細，靈機一動，側耳細聽，來路一段並無動靜，心想老狗賊就是跟來，這樣黑暗所在也看不出。既然到此，非看他個水落石出不可。念頭一轉，便將三折鉤連槍取下，本意抖直，往前探路，剛取到手，還未抖開，猛瞥見斜對上面亮光一閃，目光到處，看出相隔五六尺又是一片石崖，上有一洞，離頂竟達兩三丈，比入口要高得多。

崖口立著一個怪人，身材矮胖，白忽忽的，好似哪裡見過，面向自己微笑了笑，亮光一閃即隱，並未看真，只瞥見崖旁靠壁一面凹進三尺光景，彎彎曲曲，時高時低，幹自己這面蜿蜒伸將過來。崖口一帶崖石甚薄，地勢平坦，上突下縮，宛如一片半圓形的大石板伸向空中，一面連著崖壁和壁上石徑，一面空出兩三尺，並有鐵欄，再往旁便是與頂相連的崖石。

經此一來，那崖口便成了一個兩三丈長、外有鐵欄、可以啟閉的石洞，崖口離方才所經坡道高達丈許，人由下面走過當然看不出來，估計路在入口左近。

忽然想起，那矮胖老人和日裡來路雪中所見身穿翻羊皮衣褲、頭戴斗笠的異人，身材高矮肥瘦全都相同，所穿也是一身翻羊皮衣褲，聽郭氏兄弟說，他便是卜老人，怎會在此出現？莫非發現老狗萬惡，想要除他，或是來此救人也未可知。我所尋的便是此老，雖然途中相遇，粗心錯過，並還將他得罪，他和師父至交好友，大人不記小人過，他既見我在此被困，決無袖手之理，否則他也不會特意現身，面上又有笑容。

途中初遇，雖未與之對面，口氣神態十分剛硬，哪有這樣和善，分明有救無疑，不久脫身還在其次，最可喜是此老與狗強盜也是多年朋友，不知是何原故，多少年來那樣袒護。自來邪正善惡不能並立，今夜老狗惡跡業已被他發現，就是私交多深，也必激怒。

聽郭氏弟兄口氣，此老非但本領驚人，不在諸位師長之下，並還機智絕倫，所結交的劍俠異人甚多，只為包庇老狗賊，性又奇特，剛愎自用，不肯服人，近年這班老友雖比以前疏遠，老交情尚在，恩師和他便是至好。以前又有老狗再犯舊惡決不寬恕之言，只要真肯下手，必能將這萬惡滔天的大害除去，自己便多受罪，也是值得。

想到這裡心膽越壯，精神大振，匆匆趕回來路洞口仔細查探，用手一摸，果然摸出離口不遠的石壁往裡凹進，離地才兩三丈，再試用鉤連槍探索，竟是一條三四尺寬的天然棧道，上面靠裡還有一片洞壁，一直到頂。先因出口洞頂崖石有兩丈多長一段較低，那條棧道橫在石壁之上，要往前走丈許才能到達。

旺子人矮，光景又太黑暗，只當右面是片整壁，沒看出離口丈許上面橫著這條棧道，並還平坦寬闊，可以直達對面地牢鐵門之外。卜老人雖只在對面洞口現了一現，燈光一閃人便不見，但是洞口外面有粗鐵柵製成的鐵門，方才曾見門已大開，必是此老所為，也許有意引我前往相見都不一定，越想越高興，更不遲延，輕輕一縱便到上面。

第二次有了經歷，格外留心，一面順路前進，一面留神用槍尖輕輕試探右面壁上是否還有別的洞穴。後又發現前段均是整壁，斜對鐵門有一小門，乃是木製，門外也有一道鐵柵，業已被人取下，門縫中並有燈光透出，不等近前便先看出一點影跡，那一片石地也更寬平。忽然想起，隔壁便是方才被囚之所，記得初到之時，當中空洞地方甚大，形如圓筒，並有好些突出之處，並不整齊。

回憶前情，當時警覺，知道內中另有一間石室，駝背老賊定藏在內，暗中窺探另有秘徑，上下皆通。因壁間洞崖甚多，所以連地牢中的悲哭慘號之聲也傳將過去，只是地形高低長短並不相符，彷彿門內石室比隔壁那間被困之處至少矮下半間地面，並還往外突出一大段，至多只有三四尺與之相連，仇敵藏在其內，決未離開，連方才在門外兩次走過，都是聲東擊西的詭計，這等凶狡的人，聽都不曾聽過。

心雖恨極，又料卜老人尚在對面鐵門之內，多此大援，要少許多危險。既一想，駝背老賊佈置這樣周密，此洞深藏地底，形勢奇險，手下黨羽雖不知多少，聽少年兄妹口氣，決不止他兄妹兩個，看初被擒時所經那些陳設富麗的石室，住的人便不在少，何況老狗還有一妻一妾，這樣大雪寒天，竟敢帶了惡狗出外搜敵，可見不是尋常婦女。

單為首狗男女三個已非弱者，何況還有好些徒黨，卜老人加上自己才得兩個，對頭仗有極好地理，先佔便宜，以寡敵眾，又是吃虧，還是謹慎小心的好。

上來發現燈光由門縫中外映，本要順路往探，一經警覺，便即停止，連手中鉤連槍也折轉過來，藏向腰間。好在特製兵器十分靈巧，穿的又是短裝，伸手便可取出。強敵密逸，須防看破，心中尋思，將槍藏好之後手伸腰間，仍將槍柄握緊，輕悄悄摸黑往斜對面鐵門中試探著走去。相隔還有六七尺，便見鐵柵裡面燈光閃映，彷彿比別處的燈要亮一點，只是相隔太遠，光透不出，急切間也未看清，由暗入明，這一走近連鐵門也自看出，一點不費事便走了進去。

自從入口以來，洞中血腥之氣越發濃厚，只為心情緊張，一面還要留神戒備，時候一久，業已聞慣，不似方才那樣觸鼻欲嘔。及至進門之後，看出石牢地方廣大，前面燈光相隔洞口鐵門少說也有六七丈，中間還有許多大小黑影分合羅列，洞頂也有一條條長短不等的黑影下垂，先並不知何用。等到越走越近，方覺先前幾次聽得的悲叫慘號呻吟之聲此時忽然停止，卜老人並未再見，別的人影也未看到一個，心中奇怪。

忽然一股陰風夾著極濃厚的血腥氣由右側洞角吹來，又聞到一股蘭麝香味甚是濃烈，洞中血腥污穢之氣幾為所掩，人也走到洞的中部，前面燈光已可照到，昏影迷茫中忽然看出那些黑影乃是許多怪石和一些大小鐵樁。人未近前，先就聞到奇腥，隱現血污痕跡，旁邊還有綁人的鐵鏈和粗細繩索，洞頂所懸也是長索、巨鏈、釘架之類，內有兩根鐵索，上面均是三稜釘刺和倒須鉤，內中一根並還附著好些殘皮碎肉，旁邊散放著各種皮鞭、鐵鉤、釘板之類非刑用具，方才所聞腥穢之氣便由這些東西上面發出。

另一旁堆放著好些牲畜野獸的頭皮，心方憤慨，隱聞身旁不遠有人悲呻，聲甚細微，業已發抖，慘痛已極，循聲側轉走過一看，不禁激怒，毛髮都要豎起。原來側面放著三具木板，兩立一橫，立的空著一面，另一面上用鐵釘釘著一人，通體鱗傷，皮肉早已糜爛，頭頂命門陷出一洞，腦髓已被人掏去，人雖早死，但是雙睛怒凸，牙齒緊咬，面容淒厲，宛如鬼物，一看便知死時所受酷毒直無人理。放木板處地勢忽然低下兩尺，斜對前面燈光來路，看得逼真，光影昏茫中，死人神態更加慘厲。

旁邊木板上臥有一人，雖還未死，週身血污狼藉，皮肉糜爛，沒有一片完整之處。腿上帶有極重鎖鏈，下垂至地。因受慘刑過多，好些地方已見骨頭，知道方才悲叫之聲便是此人所發，照此神氣已無生理，不知有何仇恨，老狗對他這等殘忍。激於義憤，忍不住湊近前去，低聲問道：「你不要傷心，稍微忍耐兩三日，我們人來便可救你出險了。」那人聞言，顫聲低哭道：「我哪裡還想活命，只求給我一個痛快，便感恩不盡了。」

旺子雖知那人必死，心中不忍，還待勸慰，那人悲泣道：「我實無法活命，只和老賊結仇太深，被他擒來，毒刑折磨，受盡苦痛，求死不能，還有兩個同伴已被殘殺，剩我一人受此活罪，我此時奄奄一息，有許多話也無力多說。我只奇怪，你年紀這小，怎會孤身來此？」

如非我已想開，早死一時好一時，便老狗多麼凶毒，至多也只折磨上一二日。你如真是老狗對頭，那旁放有鐵鉤，請拿過來，照我命門打上一下，我便做鬼也感激你的好處。還有一件，老賊想在我臨死以前生吃我的人腦，你如行好，將我人腦毀掉，或將那旁木板上的污血挑上一塊塞在創口裡面，更感恩不盡了。」

旺子聽那人語聲極低，雖極慘痛，時斷時續，口氣十分誠懇，知他週身糜爛，便救出去也是多受活罪，保不住多久性命，略一

尋思，立即應諾。

剛把鉤連槍取下，那人忽然驚喜道：「請慢動手，還有話說。你真是老賊的對頭麼？能夠深入來此，又持有這件兵器，分明武當、洞庭諸俠已被驚動，來人決不止小恩人一位。老賊惡貫滿盈，我雖慘死，也能瞑目。不過此非善地，方才老賊已發信號，恐要來此一行。

「我料他知我命在旦夕，最好多活兩天，多受一點活罪，不會再用別的方法毒手折磨，心疑另有受害的人要來，再不便是想要逼那孤兒做他義子。你將我殺死之後千萬走開，有燈之處便是老賊私設的法堂，被害人均在那裡受他酷刑。日前我曾看出內有好些機關，千萬大意不得。

「我實在忍受不住這痛苦，話已說完，你雖劍俠門下，師長未到以前不可膽大驕敵，以為無妨，以致輕敵，受他的害。請恩人快些下手，免我受罪吧。」

旺子聽他說到後來，業已力竭聲顛，不能成語，心中老大不忍，但是此外無法，那人又在再三催請，悲呻不已。只得強忍悲憤，把心一橫，又問了兩句，聽出對方求死心切，便此時能夠救他出困，也非所願，便照所說，手起一槍，照腦門刺去。那人只微微慘哼了一聲，便不再有聲息。事後想起，卜老前輩就在這裡，如何忘了尋他商量，好生後悔。

因聽那人說，還有一個孤兒被困在此，又料卜老人決未走開，此次犯險被困，便是專為尋他，方才人已見面，又在患難之中，想仗此老之力脫險除害，自更不捨丟下，急於見人，竟將方才那人所說忘記。因不願做那殘忍之事，隨意用槍尖撥了一點污血塞在那人創口以內，仍舊輕悄悄掩將過玄。

前面法堂乃是一片天然生就的半圓崖石，約有兩丈方圓，主人將它作為用刑之所，當中洞頂用細銀鏈懸著五盞大油燈，光景雖較別處明亮，但是地方廣大，燈光只照西南一角，四圍都是怪石森立。離開法堂稍遠一點景便黑暗，那些怪石挺立暗影之中，宛如許多猙獰惡鬼，張牙舞爪想要撲來，看去已極陰森可怖。

旁邊又放著好些非刑和殺人的兇器，老賊再故意把它佈置得和閻王殿一樣，那帶著血腥的陰風冷氣再從側面洞角隨時吹到，天氣本來寒冷，石牢又在地底深處，到處陰風慘慘，暗影幢幢，越發添出許多恐怖殘酷之感。旺子一路留心，東張西望，試探著往前走，老覺身後有什鬼物快要撲來。

回頭一看，又都是些形同鬼魅的怪石，被害人刺死之後，更靜得悄無聲息，知道古洞石牢景物淒厲，自己情虛膽怯，並無敵人在後窺伺，幾次警覺回顧，不見人影，也就罷了。

眼看走離台前不遠，忽見面前地上畫著四五寸寬一條白線，左右各有一幢怪石，旁邊立著一塊木牌，上寫「越禁者死」，心想老賊真個萬惡，照他這樣慘酷行為，將來不知如何死法。卜老人明明在此，如何不見出現，疑是藏在一旁，窺探他的動靜。

此老性情古怪，也許還不知我來意，照此情景，這座石牢不似再有生人，鐵門必是此老所開，人還未走，反正是這回事，早晚與賊一拼，身後綁繩已脫，先就無法還原，不如乘此無人之際，先把來意說出，他知我是尋他而來，斷無不睬之理。想到這裡，又忙退回中部，暗中仔細窺聽，仍是全洞陰森幽寂，聲影皆無。

為防萬一，又往木板旁邊看了一眼，見那兩個死人慘痛之狀，越想越氣憤，心中咒罵了幾句，重往兩旁搜索過去。耳目所及無一處不是使人心驚氣憤慘酷之景，人影仍是一個也未見到，估計卜老人既是有意現身，笑顏相對，引我來此，決不會一面不見便自離開。一面尋思，又走到白線邊界，那兩幢怪石之下。

旺子由側面走來，立在白線之外，相去只一兩尺。那兩根形如石筍、約有兩尺粗細、高不過丈的怪石，恰在白線裡面，左右並列，形態奇詭，好似兩株沒有枝葉的枯樹，又像兩個惡鬼守在白線界內，離台約有兩丈遠近。台前還放著一塊囚人朝上禮拜的石板，怪石上部被台前所懸錦幕擋住，燈光不照。

牢中這類怪石甚多，旺子兩次前往，均未往上細看，雖覺台上無人，石台高只兩尺，後面又是一片整壁，並無門戶，當中設有寶座，石案似是老賊拷打被害人逼供之用，石頭上面鋪有錦繡皮褥之類，陳設得十分富麗。雖然空無一人，但那白線裡面木板上四個大字看去觸目驚心，敵人如無把握，怎會寫這大話？周圍景物又是那麼凶凄，斷定仇敵不是虛聲恫嚇。

同時想起那人臨死所說法堂設有機關，危機密布之言，心中驚疑，不敢冒失過去，立在線外尋思了一陣。猛又想起未來以前，老賊曾說，到了東夾弄地牢之內，如其害怕醒悟，可往西夾弄去尋他之言。照此口氣，就被警覺，暫時也不至於送命，為何這樣膽小？反正卜老人非要尋到不可，此時不肯出現，不是隱身相試，考驗我的膽氣，便是另有深意，不如還照預計，低聲說上兩句，引他出來相見為是。

主意打定，又往身後仔細窺探一遍，低聲說道：「卜老前輩，日裡雪中相遇，恕我無知。弟子現奉恩師鐵笛子之命，特來尋你老人家，訪問一位老前輩的住處，還有許多話說，請你老人家快出來吧。」

話快說完，隱聞頭上「嗤」的一聲，好似有人冷笑，身在這等深山古洞慘酷陰森的地底石牢之內，眼前又是陰風慘慘，鬼影幢幢，忽然聞得這樣鬼語一般的冷笑，由不得心神皆震，毛髮欲豎，慌不迭手握槍柄，縱身後退。抬頭一看，並無人影，面前只是立在白線以內的那幢怪石。

石旁四外直到台前空無一物，冷笑之聲便由石上發出，左右探看也無人跡，自己決未聽錯，回憶笑聲就在面前，怎不見人，越想越怪。先疑卜老人聞言冷笑，又覺笑聲冷酷，從未聽過，與日間卜老人口音不同。如換別人，查看一遍不見動靜，也就放開；旺子卻是機警心細，膽子又大，料定敵人暗中鬧鬼，反更加了警惕，非要查看明白不可。

正在仔細觀察，越看越覺那兩幢石筍形勢奇特，好些地方都像廟中塑的惡鬼夜叉之類。最奇是一邊一個立在台前，遠近位置剛剛正好，遠看固像兩個牛頭馬面把守住那條白線，便是近看也像有心造成。尤其每株石筍卻有形如雙手的石條，上下斜伸，身上還有好些大小洞眼，先因燈光被台上錦幕擋住，只看它的下半身，不曾朝上注視。

這時因聽笑聲驚疑，這才看出那石筍完全像人，但要高大得多，形態更是猙獰，只是下盤較大，有手無腳，石色灰黑，與別處不同。頭上五官只有兩眼一口，孔洞較大，一張闊嘴還故意塗成紅色，伸出兩枝獠牙，左邊一個，手朝下斜伸，一手向上揚起，作出撲人之勢。雖無手指，那形似手臂的尖端上面卻附有兩個黑色釘齒，再仔細一看，竟是兩個鋼鉤，漆成黑色，不是鉤尖上露出兩點鋒芒，急切間決看不出那是兇器。

跟著發現石人肋下皺痕有好幾層，彷彿那條石臂可以起落，心中一動。為想看個仔細，由不得走近了些。腳剛踏到白線上面，猛瞥見燈光裡地下石人的手臂陰影好似動了一動，那條帶鉤手臂正往頭上壓來，動作甚慢，耳聽極輕微的軋軋之聲，腳底地面也似有點活動，情知有異，慌不迭閃身後退。人往圈外退出，目光仍在石人身上，果然看出隨同自己閃退，一離白線，石人手臂竟往上抬起，復了原狀。

旺子雖是初次經歷，膽力卻壯，當時雖嚇了一跳，事後並不驚慌，反覺此是仇敵利用地形故意裝神鬧鬼，打算嚇人，伎倆不過如此。所謂機關埋伏並無奇處。這樣一塊石樁，裝上一隻有鐵鉤的假手，底下生根，並不能夠移動，嚇人而外有何大用？非但不怕，反覺仇敵陰險卑鄙，禽獸不如，越想越恨，性又好奇，試再小心戒備，二次走近白線一看，那條帶鉤手臂隨同自己前進，重又當頭打倒，跟著地下影子一閃，偏頭回望，原來另一石人手臂更長，上面附著好些鉤刺，竟是雙手齊下，一上一下橫掃過來。

看那意思，人只一過白線，無論如何走法，也非遭他毒手不可。這上下四條長臂部位距離之巧再也沒有，妙在動作之間聲息輕微，稍微疏忽決聽不出。再往前去，直到台上的地面，均和龜背一樣，到處都是大小條紋，縱橫交錯。料知前面還有機關埋伏，更加兇險，便這頭層關口也極厲害，不是事前看破，先有準備，冒失走進，勢子稍急，或是退得稍慢，人再長高一點，也非受傷不可。

二次退到圈外，見那四條石人長臂業已收回復原，人立圈外，心中尋思，這類石頭用什方法能使手臂起落朝人暗算，方才笑聲雖不甚大，明是人為，石上又有許多洞眼，莫非機關之外內裡還有賊黨隱伏鬧鬼不成？卜老人不曾回應，也許知道仇敵隱情，恐被發現，故此不肯相見。

就此退回，心實不甘，尤其石人笑聲可疑，這樣一塊整石，並無門戶，人怎會藏在裡面？記得方才想見卜老人，說了幾句，石人方始冷笑，以後便不再聽聲息。意欲再試一試，恐被賊黨聽去，不肯詳言來意，只將方才的話略微說了兩句，並說師命甚嚴，急於上路，求老人賜見，助他出險，除害之事仍是一字不提。邊說邊留神靜聽，方覺石人沒有回應，有心再往圈內，朝石人身上敲打兩下，看它是否石質，無奈相隔還有三尺，石人身旁的地面凸起好些石包，大小不一，每個邊沿上都有一條極細的黑線，料定機關尚不止此。

為防萬一，不敢冒失再進，先將鉤連槍尖朝內一石包點去，果然有點活動，剛剛由輕而重朝石包上抵去，猛瞥見石人胸前洞眼內似有幾點亮光一閃，忙即鬆手，把槍撤回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接連幾枝弩箭和兩柄鉤刺已由石人胸前和下半身相繼激射出來。

旺子點那石包時，因疑那是機關，故意偏向一旁，弩箭照准石包正面射去，共是五枝，作梅花形，同時暴發。旺子偏在一旁，人又矮小，便不閃避也射不中，掙掙幾聲，一同打向身後鐵樁石筍之上，還不怎樣；下面那兩個帶刺的鐵鉤卻是厲害，由石人下部離地尺許分兩面橫掃過來，並還能夠彎轉，勢子又猛又急，旺子差一點沒被掃中，不禁怒從心起。

方要開口咒罵，忽聽石人上部冷笑道：「你這小鬼娃兒業已入了天羅地網，此時四面都是刀山劍樹，水火地獄，下面還有大群虎豹豺狼，落將下去連屍首也保不住，趁早投降，照直口供，還可保得一條小命。」

話未說完，旺子業已怒火攻心，聽出敵人藏在石人裡面，暗忖：機關都在地底，決不在石人身上，石筍只有兩三尺方圓，內裡再要藏人，至多三四寸厚，我這鉤連槍鋒利已極，連鋼鐵都可刺穿，反正蹤跡已泄，有我無他，何不就勢給他一下，先將此賊殺死再作計較。真要有什危險，卜老人和師父的交情決無旁觀之理。

主意想好，也不理那石人，故意立在白線邊外，相隔兩尺，高聲喊道：「卜老前輩真個不念恩師交情，看我受這狗賊欺侮麼？」

聲完人起，冷不防施展全力縱身一槍，照准石人上部發聲之處猛刺過去，噗嗤兩響過處，覺著槍尖透進深入兩尺，人也隨同帶將過去，心裡一急，惟恐錯觸機關，更不怠慢，槍尖刺進大半截，就此雙腳一蹬，兩條小腿一蜷一伸，照准石人當胸踹去。

旺子本來力大，又得過高明傳授，近來功力越深，先當那是整塊石筍，不料一槍刺透，深陷在內，槍又有鉤，心中發慌，起落之勢均太猛急，耳聽石中一聲慘號，跟著叭啞一聲大震，石人倒翻在地。旺子也急如飛鳥，斜縱出去兩丈遠近，安然無事，落在地上。

原來那石人乃生牛皮所制，中藏一賊，已被鉤連槍刺中前胸，再被旺子用力一踹，連石人一同踏翻在地。石人一倒，機關破去好些，內裡中空，暗藏好些刀劍鉤刺，賊黨立在石人上半身，吃這一槍已難活命，往下一落，正跌在那些毒刀毒箭之上，自然難幹活命，只聽機簧急轉，滄啞響了一串，便自停止。

旺子略一定神，仔細查看，此外並無動靜。方想，另一石人方才曾經揮動長臂，內裡想也藏得有人，同黨被我刺死，如何呆在那裡不言不動，是何原故？心中不解，這次動手有了經驗，先立在白線之外，用三折鉤連槍朝石人身上試了一試，剛試出下半截是真的石樁，比先倒石人較粗，離地五尺以上方是空的，好似無人在內。再用槍尖朝左近地上突出的大小石包用力一點，照樣也有鉤刀弩箭發出，只是形式不一。

人也越過白線，石人長臂照樣當頭打下。最後看出機關在內，上半截是生牛皮製成，有六七尺長一段中空，故意做得和山石一樣，另外上漆，使人看不出來，只一過線便受其害。心想，這廝用心真個歹毒，人已落在牢中，還要受他許多虐待。正打算把上半截假人毀去，看那機關虛實如何這樣巧妙，猛覺腦後又是一聲冷笑，相隔甚近。

這時剛將石人試過，退出線外，一則年輕好奇，又想破那機關，全副心神注在石人身上，不曾留意，身後的人動作又極輕巧，地理更熟，自從石人一倒，便自警覺，輕悄悄由亂石堆中掩將過來，絲毫聲息皆無。來人本領甚高，便在平時也不易於聽出，何況全神注在前方，不曾留意身後，等到聞聲警覺，聽出笑聲離頭甚近，知道來了敵人。前面遍地埋伏，危機密布，又未試出他的虛實，不敢冒失前縱，意欲往旁閃避，讓過來勢，看清仇敵，相機應付，業已無及。

剛覺著身後笑聲不像駝背老賊，好似一個中年婦女，身剛離地，還未往旁縱落，就這念頭都不容轉，一眨眼的當兒，猛又覺身上一緊，好似一面鐵絲製成的網套從頭照下，連肩帶臂一齊被人纏緊，往後一帶，身不由己倒退回去，落在地上，連掙兩掙不曾掙斷，反倒越掙越緊。耳聽身後還有一人急呼：「二師娘不可傷他，師父還有話問呢！」

剛聽出後來那人乃前遇少女，身後仇敵還未看清面目，只瞥見一條白影，忽聽滴奪了當連響，彷彿有什小石塊打向石台之上，台上五盞油燈立同全滅。當時只覺眼前一暗，身後仇敵剛呼喝得半聲，緊跟著一股急風由身旁掃過，來勢絕猛，呼的一聲過處，隱聞婦女慘號，也並未喊出口來，便聽有人倒地之聲。另一少女只喊得一個「你」字，底下便無聲息，隨聽噫噫連響，身上一鬆，同時便有一張毛手伸過，將自己挾起。驚疑忙亂中還當老賊親自趕來，方要喝罵，忽聽耳旁低喝：「快將你那兵器收起，省得礙事。」

聽出口音是個老人，並不耳熟，語聲卻極和善，心雖驚奇，一想眼前形勢，自己業已被擒，此人一到便先將燈打滅，跟著又將身後仇敵打倒，這樣堅韌的套索，來人手到立斷，就非卜老人本身，也是救星無疑。自己一身武功，並非庸手，為何不放下來？想要低聲探詢，猛又覺那人挾了自己往石台上面走去，方想這一面到處機關埋伏，光景這樣黑暗，前面不遠便是盡頭洞壁，豈非死路？

念頭還未轉完，覺著那人身法快極，地理更熟，彷彿走慣一樣，似已落在石台之上，也未觸動埋伏，心正不解，耳聽那人又低喝道：「你不要動，這裡危險異常，到處均有埋伏。老賊雖然他往，共只片刻之間便要回來，領你同行反多顧慮，稍一疏忽便有性命之憂。另外還有一個孤兒有人往救，也須前往接應。我先將你救出險地。你回到烏家堡，不久見面就知道了。」

話未聽完，眼前倏地一亮，身子立往下沉，側臉一看，救他的正是方才所見老人，人已不再走動，落在一處形如方井的洞穴之中，約有五六尺方圓。那老人一手扶了自己，一手拿著一個燈筒，立在腳底石塊之上，正和飛一般往下落去，方才地牢業已不知去向，不禁大喜，忙即仰面笑問：「恩人可是卜老前輩麼？」